

春天已然到了,虽然还有点冷,但已经没有冬天那种入骨的冷。

可以想见原野之花次第开放。南京的朋友发来过梅花的照片,接着,将是大片金黄的菜花……

不方便出门,难以相见,只能想见。不过,只要有足够的经验,想象或许与事实相去不远。

### 春野

卞建林

自我隔离,虽然是一种新的人生经验,却也似曾相识。记得插队时迎接高考,关在小屋不出,开门忽见田间晚稻割去,泥土裸露,又开门已见麦子细小绿苗。在学校教书时,不用坐班,看书倦了睡,饿了吃,不分日夜,不大出门。

虽然出门不出,但通过电视、手机,接触如潮信息。面对一浪又一浪的形势、人性的善恶表现,有难过,有愤怒,有感动,常常“悲欣交集”。

其实,作为个人面对外界风险,虽然也小心防护,但内心平稳,不太紧张,也不恐慌。闭门不出,是为了遵守规则,遵守公德,对自己负责,对他人负责。没必要在公共生活领域逆势而行。中国人讲究读书明理,知行合一。“时节苟乃见”,孔门师生穷困路途,仍弦歌讲学,虽危难而不改常度。

非常时期,微信上的互动要比平时频繁。互通信息,发表见解,也免不了讨论和争论。三观相近,情谊转深,虽各处一方而有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之感。身在楼上,心感春野。庄子说春天原野生机勃勃,蒸腾如奔马之势。天地间人类生生不息,绵绵不绝,亦如同此种之势。

鸡叫的声音,永明根本没有听见。路边鸭棚里“嘎嘎嘎”的声响过后,黄狗都没有叫,娘就开门了。

是东圩里的照根,他的儿子一周岁了,今天要抓周,照根是来借算盘的。像是在梦里……还是闹新房的景象,穿红棉袄的新娘子就坐在床沿上,那天,永明的脸上烫烫的……家里的这把红木算盘,是爷爷当年在苏州换来的。爷爷的故事在潘家沙无人不知,他抓周的时候抓的算盘,在真实的生活里却做了一名水手,在航风船上飘荡了一辈子。他最大的愿望,就是有一把算盘。有一次,一个宦宦的家庭搭船逃跑,当船家都愿意把眼睛投在穿着好看衣裳的女眷们身上时,他的眼睛就盯在了这把算盘上!这天他有意多烧了几碗饭,在这家人吃饱后,他小心翼翼地问:能否把这把算盘卖给我?主人说:我们带着也是累赘,就送给你吧。大清不久灭亡了,他暗暗猜测这家人命运的时候,就把这把算盘捧在了手里。一个目不识丁根本不懂得珠算的人,晚年里把这把算盘搓揉得铮铮发亮。

算盘传到永明阿爹手里的那年,永明出生了。永

明抓周的时候,双手把算盘拖到了身边。长辈们都盘说,这孩子眉清目秀,是个吃省力饭当账房先生的料。永明从小就知道自己抓周抓的是算盘,他在王先生那里,学的最认真的就是珠算。去年,永明16岁了,没有任何机会让他带着算盘去做他喜欢的事,他只能跟着阿爹在地里干活。特别是这几天,雨天里坍塌的这段泥沟,如果不马上挑泥筑起坝来,这片田地就不能插秧了。阿爹急,永明心里也急,他居然把扁担都挑断了。昨天晚上到家后,他突然觉得嗓子里有点腥味,吐出来的是一口血!

永明没有告诉阿爹和娘,躺在床上时候,他哭了,直到这天以前,他是真的相信抓周的,算盘成了他的期待和努力的方向。一张纸,一支笔,一枚印章,一把算盘,甚至几根葱,在潘家沙人的眼里,都有预示未来的意义,17岁的永明,却开始怀疑了。

是的,永明是体谅阿爹的,爹白天地里干活,夜里编竹篮,天不亮拿到镇里去卖,卖掉了竹篮,买回来油盐之类;永明是体谅娘的,娘夜夜都在纺纱织

布,三更睡五更起。天要亮了,今天,这段泥沟一定得修好。

照根看到永明出来,就说:“兄弟,怎么这么早起来了?”

永明笑笑,踩在凳子上把阿爹放在橱柜顶上的算盘拿出来,连同算盘外包装着印花洋布,一起交给了照根。

“不急的,天还没有亮呢。”照根接过算盘,“正好和婶婶说说话。”

永明说:“我抓周的时候,抓的是算盘。”

永明娘在烧火做饭,娘没有说话。

照根捧着算盘走出门的时候,永明阿爹从镇上回来了。然后,吃饭;然后,永明把泥络扁担挑到自己肩上。阿爹一边把铁锹等农具挑起来,一边对儿子说:“抓周……我抓的是官印。”

爷俩走上了田埂,这个时候,太阳刚从田埂的那头露出半个脸。

虽然这么冷,上海倒是入春了。

或者说,虽然上海是入春了,但天还是那么冷。

多希望一人春,天气转暖,疫病消散,愁情消退,春意融融。

疫病当前,也不指望街口那家炒货店开着门了。年前腊月廿三过后到现在,没有从那个方位闻到过翻炒瓜子的味道,更没有烤炉里散发出的烤红薯味道传来。

烤红薯,叫法挺多,很多人叫烤地瓜,北京一片儿叫烤白薯,苏浙沪一带,就不说烤了,上海话叫烘山芋,浙江叫煨番薯……

红薯、地瓜、山芋……烤、烘、煨……好吃就行。好奇,为什么烤红薯的味道,在冬日里传播得那么远呢?或许是在峻冷的冬日里啊,空气坚冷,只有这烘

烤的暖气能烤化空气,让香味弥散开去。

很少听见卖烤红薯吆喝的,真正有店面的就是“坐贾”啊,不需要吆喝。

也对啊,你也别多吆喝,拖着烤地瓜的油桶炉子往那里一站,炉火烧着,香味飘散出去,又有几个人能抵住这诱惑啊,都不用招徕。

地瓜煨在炉火边上,炉火不用太旺,燎烤、烘烤着红薯。

说是红薯,其实讲究也大,有红皮白瓤,有棕皮黄瓤,对应的就是黄心的和红心的,据说有人考据过,北京人叫的烤白薯,那就是烤的这种皮黄瓤的。

你想啊,过冬的红薯,淀粉转化为糖,甜度增大,烘烤一下,香味飘起,实在是抵挡不住的诱惑。

“过冬”这个事情很奇特,除了过冬的红薯好吃外,还有过冬萝卜也很甜,想来其中有奥秘。

眼瞅着红薯在炉火的烘烤下,失去水分,皮变得干硬起来,析出的糖水被烤得焦黑,干洒在红薯皮上,一会儿工夫,表皮就焦干了,烤红薯就成了。

报纸一裹或是纸袋一装,称好分量,递给你,钱货两清,请君享用。

看着工序可真不是什么精巧的吃食,但是掰开这烤红薯啊,淀粉烘烤后的香味立马冲了出来,甜香甜香的,薯肉颜色或是金黄或是橙红,泛着亮光……不能再多说了,食欲已经毫无抵抗地被勾起来了,大口塞进嘴里。

眼瞅着红薯在炉火的烘烤下,失去水分,皮变得干硬起来,析出的糖水被烤得焦黑,干洒在红薯皮上,一会儿工夫,表皮就焦干了,烤红薯就成了。

### 烤红薯·烘山芋

徐金忠

生活分子之十三

### 江南雨

严志明

轻盈烟雨楚天苍,鹤影嬉水泛波光。青翠绿树宜山孤,花枝草蔓梦追忙。

雨燕回头凤起舞,苦乐踪迹返回乡。疏楼阁亭听清音,万里雨天一雁狂。

布,三更睡五更起。天要亮了,今天,这段泥沟一定得修好。

照根看到永明出来,就说:“兄弟,怎么这么早起来了?”

永明笑笑,踩在凳子上把阿爹放在橱柜顶上的算盘拿出来,连同算盘外包装着印花洋布,一起交给了照根。

“不急的,天还没有亮呢。”照根接过算盘,“正好和婶婶说说话。”

永明说:“我抓周的时候,抓的是算盘。”

永明娘在烧火做饭,娘没有说话。

照根捧着算盘走出门的时候,永明阿爹从镇上回来了。然后,吃饭;然后,永明把泥络扁担挑到自己肩上。阿爹一边把铁锹等农具挑起来,一边对儿子说:“抓周……我抓的是官印。”

爷俩走上了田埂,这个时候,太阳刚从田埂的那头露出半个脸。

烤的暖气能烤化空气,让香味弥散开去。

很少听见卖烤红薯吆喝的,真正有店面的就是“坐贾”啊,不需要吆喝。

也对啊,你也别多吆喝,拖着烤地瓜的油桶炉子往那里一站,炉火烧着,香味飘散出去,又有几个人能抵住这诱惑啊,都不用招徕。

地瓜煨在炉火边上,炉火不用太旺,燎烤、烘烤着红薯。

说是红薯,其实讲究也大,有红皮白瓤,有棕皮黄瓤,对应的就是黄心的和红心的,据说有人考据过,北京人叫的烤白薯,那就是烤的这种皮黄瓤的。

你想啊,过冬的红薯,淀粉转化为糖,甜度增大,烘烤一下,香味飘起,实在是抵挡不住的诱惑。

“过冬”这个事情很奇特,除了过冬的红薯好吃外,还有过冬萝卜也很甜,想来其中有奥秘。

眼瞅着红薯在炉火的烘烤下,失去水分,皮变得干硬起来,析出的糖水被烤得焦黑,干洒在红薯皮上,一会儿工夫,表皮就焦干了,烤红薯就成了。

报纸一裹或是纸袋一装,称好分量,递给你,钱货两清,请君享用。

看着工序可真不是什么精巧的吃食,但是掰开这烤红薯啊,淀粉烘烤后的香味立马冲了出来,甜香甜香的,薯肉颜色或是金黄或是橙红,泛着亮光……不能再多说了,食欲已经毫无抵抗地被勾起来了,大口塞进嘴里。

眼瞅着红薯在炉火的烘烤下,失去水分,皮变得干硬起来,析出的糖水被烤得焦黑,干洒在红薯皮上,一会儿工夫,表皮就焦干了,烤红薯就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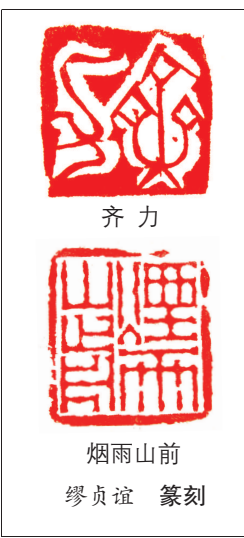
报纸一裹或是纸袋一装,称好分量,递给你,钱货两清,请君享用。

看着工序可真不是什么精巧的吃食,但是掰开这烤红薯啊,淀粉烘烤后的香味立马冲了出来,甜香甜香的,薯肉颜色或是金黄或是橙红,泛着亮光……不能再多说了,食欲已经毫无抵抗地被勾起来了,大口塞进嘴里。

眼瞅着红薯在炉火的烘烤下,失去水分,皮变得干硬起来,析出的糖水被烤得焦黑,干洒在红薯皮上,一会儿工夫,表皮就焦干了,烤红薯就成了。

报纸一裹或是纸袋一装,称好分量,递给你,钱货两清,请君享用。

看着工序可真不是什么精巧的吃食,但是掰开这烤红薯啊,淀粉烘烤后的香味立马冲了出来,甜香甜香的,薯肉颜色或是金黄或是橙红,泛着亮光……不能再多说了,食欲已经毫无抵抗地被勾起来了,大口塞进嘴里。



烟雨山前 缪贞谊 篆刻

得大口吃,一来好东西就想狼吞虎咽,二来得趁热吃啊,冷了的红薯,就没了灵魂了。

白瓤的红薯,一般干香一点;红瓤的呢,甜香一些。不论干香还是甜香,都是好的。

忌讳的是干得没了薯肉,只有攀结在一块的茎条;或是水多得没了嚼劲,烂塌塌的。

这两种情况,你得去申请“售后服务”了,多磨几句,好商量的就会给你补一个稍小一点的红薯,就当补偿。要是油盐不进,不消分说,那下回你也不要光顾他的生意了。

这起了炉子卖烤红薯的,已经算是“工业化生产”了。还有一种更加随意的方法,那就是所谓的煨山芋了。

食材不变,还是红薯。大冬天里,在浙北的村落里,作为小孩,你要是轮到一个帮忙烧火的差事,那真是幸运。

一来,灶膛里的大火烤得你忘了冬天的冷;二

我来,借着这差事,你可以捣鼓点自己的零嘴。

可以煨山芋了!山芋不算粮食,也没人管你怎么糟践,你爱怎么吃怎么吃。

煨山芋也是个很省力的活:把山芋埋进灭了明火的柴灰里,你别看已经没了明火,里面其实是滚烫无比。一会会儿,山芋就煨好了。

这个办法煨山芋,也是自然天成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,又有几个人能把山芋煨坏的呢?除了贪玩忘了柴灰里的山芋,等到想起来奔回

来,扒开一看,一块焦炭,很是悻悻。如果讲到煨,那可煨的东西多了去了:煨芋头、煨土豆,那还是中规中矩的;煨年糕,就已经是有点菜式创新的意思了。你还别说,锡纸(一般没有这么好的装备)包裹着年糕煨烤,揭开一看,外焦里嫩,外硬内软、香甜无比……

足不出户对我来说并非难事,但过久的幽闭难免让人有点心神不宁。

每个人静心的方法各不相同。我的习惯是读书。《六里庄遗事》这本书买了有一段日子了,如今终于有时间细读。这些关于六里庄的人物以及事迹的钩沉杂忆亦幻亦真,每篇寥寥数百字,感觉像听老街坊的八卦,有时又疑心自己是在读《聊斋》、《山海经》或者《太平广记》。作者说这是一本芜杂的书,他在开场白里写道:“这些故事与这些人一样,本该被忘记,也终将被忘记。以‘遗事’为名,就是这个缘故了……”

下厨为家人做几个菜也能解压。从网上买了一箱出自浙江德清的春笋、肥瘦均匀的南风肉,加年前囤下的肋排炖腌笃鲜。江南春天的滋味仿佛都浓缩在这乳白的汤里。另一半的笋用来做简单的油焖,略重的油,加一大勺苏州的友人馈赠的虾子酱油。笋盐焗大虾的菜谱是新学的。把盐预先加热,趁热埋进黑虎虾,焗烤一刻钟左右,取出用小刷子刷去多余盐粒,撒上现磨的黑胡椒和几叶迷迭香。

吉田兼好的《徒然草》里有这样一段:“人所不得不营求者,一食,二衣,三住居。人生大事不过此三者。不饥,不寒,不为风雨所侵,闲静度日,即为安乐。但人皆不免有病,如为疾病所犯,苦痛殊不易忍,故医药亦不可忽。三者之上,加药成四,凡不能得此四事者为贫,四事无缺者为富,四事之外更有所营者为贪。如四事节俭,无论何人当更无不足之虑也。”周作人译得简洁文雅。今时今日读来分外感慨。

无法出门去游春,但我知道自然的脚步并不会因为人的缘故稍停。空气里有股暖意。植物的根系正在泥土里伸展。柳枝上生出青翠欲滴的柳芽,转眼就会织出一片绿的烟云,那是它们一年中最迷人的样子。

来,借着这差事,你可以捣鼓点自己的零嘴。可以煨山芋了!山芋不算粮食,也没人管你怎么糟践,你爱怎么吃怎么吃。

煨山芋也是个很省力的活:把山芋埋进灭了明火的柴灰里,你别看已经没了明火,里面其实是滚烫无比。一会会儿,山芋就煨好了。

这个办法煨山芋,也是自然天成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,又有几个人能把山芋煨坏的呢?除了贪玩忘了柴灰里的山芋,等到想起来奔回

来,扒开一看,一块焦炭,很是悻悻。如果讲到煨,那可煨的东西多了去了:煨芋头、煨土豆,那还是中规中矩的;煨年糕,就已经是有点菜式创新的意思了。你还别说,锡纸(一般没有这么好的装备)包裹着年糕煨烤,揭开一看,外焦里嫩,外硬内软、香甜无比……

想来,在煨烤这个事情上,是可以推己及人的,煨烤红薯、土豆、玉米、栗子等等,大概是大江南北南国北地通行的;而煨年糕,在北方就可以变成烤馒头、烤馍馍等等的了吧。

从火边捞出烘烤的事物,忍着烫手的痛,掰开外壳,闻着香味,狼吞虎咽……这样的幸福或许是根植在我们的口味里了的,基本无人能抗拒。

### 最亲的河

张勤龙

天下河流千千万,没有哪条河,比我家乡的小河亲。家乡的这条小河——弯弯曲曲、细细小小、水清见底、草长两岸,平凡得连名字也没有,更没有黄河、长江等源远流长、气壮山河。但就是这条小河,是我的祖先和乡亲们亲自开挖的,又是我和乡亲们世代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天下每一个人都会认为,自己的生命河,总是最亲!

这个假期,少了面对面的聚会、喝茶、吃大餐,但是并没有断了交流、娱乐和文化生活。我想未来的世界或许是,在虚拟空间里,实现我们真实的生活,且那样的生活并不无聊。

来自云端 的心理陪伴, 明请看本栏。

### 抓周

长兴岛风情录

吴建国

鸡叫的声音,永明根本没有听见。路边鸭棚里“嘎嘎嘎”的声响过后,黄狗都没有叫,娘就开门了。

是东圩里的照根,他的儿子一周岁了,今天要抓周,照根是来借算盘的。像是在梦里……还是闹新房的景象,穿红棉袄的新娘子就坐在床沿上,那天,永明的脸上烫烫的……家里的这把红木算盘,是爷爷当年在苏州换来的。爷爷的故事在潘家沙无人不知,他抓周的时候抓的算盘,在真实的生活里却做了一名水手,在航风船上飘荡了一辈子。他最大的愿望,就是有一把算盘。有一次,一个宦宦的家庭搭船逃跑,当船家都愿意把眼睛投在穿着好看衣裳的女眷们身上时,他的眼睛就盯在了这把算盘上!这天他有意多烧了几碗饭,在这家人吃饱后,他小心翼翼地问:能否把这把算盘卖给我?主人说:我们带着也是累赘,就送给你吧。大清不久灭亡了,他暗暗猜测这家人命运的时候,就把这把算盘捧在了手里。一个目不识丁根本不懂得珠算的人,晚年里把这把算盘搓揉得铮铮发亮。

算盘传到永明阿爹手里的那年,永明出生了。永

明抓周的时候,双手把算盘拖到了身边。长辈们都盘说,这孩子眉清目秀,是个吃省力饭当账房先生的料。永明从小就知道自己抓周抓的是算盘,他在王先生那里,学的最认真的就是珠算。去年,永明16岁了,没有任何机会让他带着算盘去做他喜欢的事,他只能跟着阿爹在地里干活。特别是这几天,雨天里坍塌的这段泥沟,如果不马上挑泥筑起坝来,这片田地就不能插秧了。阿爹急,永明心里也急,他居然把扁担都挑断了。昨天晚上到家后,他突然觉得嗓子里有点腥味,吐出来的是一口血!

永明没有告诉阿爹和娘,躺在床上时候,他哭了,直到这天以前,他是真的相信抓周的,算盘成了他的期待和努力的方向。一张纸,一支笔,一枚印章,一把算盘,甚至几根葱,在潘家沙人的眼里,都有预示未来的意义,17岁的永明,却开始怀疑了。

是的,永明是体谅阿爹的,爹白天地里干活,夜里编竹篮,天不亮拿到镇里去卖,卖掉了竹篮,买回来油盐之类;永明是体谅娘的,娘夜夜都在纺纱织

布,三更睡五更起。天要亮了,今天,这段泥沟一定得修好。

照根看到永明出来,就说:“兄弟,怎么这么早起来了?”

永明笑笑,踩在凳子上把阿爹放在橱柜顶上的算盘拿出来,连同算盘外包装着印花洋布,一起交给了照根。

“不急的,天还没有亮呢。”照根接过算盘,“正好和婶婶说说话。”

永明说:“我抓周的时候,抓的是算盘。”

永明娘在烧火做饭,娘没有说话。

照根捧着算盘走出门的时候,永明阿爹从镇上回来了。然后,吃饭;然后,永明把泥络扁担挑到自己肩上。阿爹一边把铁锹等农具挑起来,一边对儿子说:“抓周……我抓的是官印。”

爷俩走上了田埂,这个时候,太阳刚从田埂的那头露出半个脸。



睡莲晚吟 (油画) 徐音

我来,借着这差事,你可以捣鼓点自己的零嘴。

可以煨山芋了!山芋不算粮食,也没人管你怎么糟践,你爱怎么吃怎么吃。

煨山芋也是个很省力的活:把山芋埋进灭了明火的柴灰里,你别看已经没了明火,里面其实是滚烫无比。一会会儿,山芋就煨好了。

这个办法煨山芋,也是自然天成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,又有几个人能把山芋煨坏的呢?除了贪玩忘了柴灰里的山芋,等到想起来奔回

